

文学新势力 长篇小说

BIAN WAI
ZHANG DIAOSI
ZHICHANG BANZHUANJI

编外 张“吊丝”职场 搬砖记

史啸思 著



NLIC2970872606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文学新势力 长篇小说

BIAN WAI
ZHANG DIAOSI
ZHICHANG BANZHUANJ

编外
张“吊丝”职场
搬砖记

史啸思 著



NLIC2970872606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外 / 史啸思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01-07927-1

I. ④编… II. ①史… III. ④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07103号

编外

著 者: 史啸思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总 策 划: 贺鹏飞 黄 沛

责任编辑: 陈 烨

特约编辑: 刘 佳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社 址: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300051

网 址: www.tjrm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72千字

印 次: 2013年3月 第1版 2013年3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7927-1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序 曲	1
序 章 不合格产品投放市场	3
三无产品	3
“天之骄子”在京城	8
产品被淘汰	21
第一章 走出仕途的第一步	24
张迷笛进大观园	24
进宫的注意事项	28
闲暇效应最大化	40
第二章 亚瑟王和他的迷你王国	53
“传奇五骑士”	53
血色铁骑	67
穷横五壮士	70
救赎之路	80
庞大的废物军团	95
阵地战	100
攻占一号高地	104
山窝窝大捷	117
黎明前的黑暗	126

第三章	单车爱恋	142
	车轮与链条	142
	坐鞍与车把	145
	脚踏与轮盘	163
	两车轮轮上过	169
	小车轮成双骑	182
	小车轮桃心连	190
	单车爱恋	194
第四章	古墓传奇	205
	知青下乡	205
	拆! 拆! ! 拆! ! !	212
	老祖宗, 咱们将就一宿	219
	会打呼噜的棺材	225
	暴风城监狱	229
	闻风丧胆	240
第五章	相亲之战	251
	断箭丘比特	251
	拜访“圣女”	256
	潘多拉相亲魔盒被打开	260
	北海遇巨妖	266
	下回不再来	270
	爱与现实	278
第六章	入编之殇	282
	给个编制吧	282
	入编之殇	289
	烟消云散	295
尾 声		298

序 曲

“立定！向右看齐！个儿高的都站前边，好了！就这样！乐队奏乐！开始！一个个紧跟着，鞠完躬就走开，快快！”

在殡仪馆大厅内，正在举行一个人的遗体告别会，这个遗体活着的时候名字叫晋海涛，奉先区建委主任。现在他死了，就改叫遗体了。庞大的告别队伍排了几里路，足可以看出他生前地位的重要和人脉的纵横。

“晋主任啊！您走得咋这么急呢！下边这些人还等着您指导工作呢！我们没了您，可怎么办呀？”赵云在那里哭得情真意切、涕泗横流。

此时站在角落里的四个人看着这一切，小声地嘀咕着。

一个书生气很浓的小青年说道：“这赵科长飙戏功底了得啊，他在这个单位干，真是屈才了，应该让他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个A角。”

“弗瑞，别说得这么难听好吗？”一个黑胖的矮冬瓜说道。

“得！卓识兄有理，书生知错了。”

卓识看了看窗外一排排齐刷刷的墓碑，向站在旁边的何璐结结巴巴地问道：“何璐，你……你说在这地儿办个敞亮点儿的房子得多少钱啊？”

“据说标间五万，高档点儿的十八万。”何璐回答。

“天啊！中央的房价调控政策不到位啊！”卓识喊道。

“老子攒的钱是够了。”站在旁边一直沉默着的张迷笛突然说话了。

“羡慕嫉妒恨啊。”

张迷笛拍了拍卓识的肩膀：“没事儿，到时候咱俩可以合租，你不怕我有味儿就成！”

“嗨！烧完都一德行。”

“到时候一块儿吧！能再少掏点儿。”弗瑞说道。

“嗯，我看行！何璐你呢？到时候要不要一起合租个葬身之地呢？”

何璐一听大怒：“张迷笛！这种么蛾子的主意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这个时候，殡仪人员示意他们过去。四人整齐地站成一排，都深深地鞠了一躬，一齐说道：“晋主任走好！”

殡仪人员示意四人退场，可唯独张迷笛没有走开。只见他拿出白色手帕，用手帕垫着从怀里掏出晋主任平时称之为“宫廷御用酒”的百年牛栏山，挺胸抬头站得笔直，如国旗护卫队端着国旗一样神圣般地端着酒，嘴里大喊着：“这人是为酒生，为酒死，为酒奋斗一辈子，晋主任，您功德圆满了！”说完踢着正步来到遗体“躺”着的灵台上，利落地将酒放在遗体的怀里。

“这是下属我送您的离别礼物，珍重啊！”

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切，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么蛾子事震住了。

那个娘儿们唧唧的赵科长见状大喊道：“张迷笛！你给我出去！”

“晋主任！黄泉路上道坎儿多，看不见了，走不好了，可以来找您的老下属赵云科长，他眼睛好使！”

“张迷笛！我跟你没完我！”赵云科长听完气得眉眼都变形了。

“晋主任走好！下属就此告辞了！”

说完，张迷笛挺胸抬头，踢着正步走出了大厅。在大厅外，张迷笛独自一人看着天空，他此时的表情已没有了刚才的嘻哈，更多的是严肃，随后闭着眼睛回忆自己一年来在建委的“仕途之路”……

不合格产品投放市场

三无产品

这个年代的青年人，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也喜欢偶尔发泄发泄情绪犯犯二。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一毕业即失业，一结婚即无房，一买车即无钱，成为名副其实的三无产品。张迷笛就是个自认为热爱艺术、热爱生活，且爱“犯二”的三无产品。他高考分数的总和小于等于人家一科的分，所以这块“废料”哪个大学都不愿意要，不得已进了一家山寨大学。此人北方爷们，相貌一般，八〇后，爱好广泛，自称为文艺青年。他除了偶尔泡泡吧和二十四小时打游戏外，就是大逆不道地看些乌七八糟的“闲书”，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只要不是国家教委派发的教材他都爱看。身边的人们戏称他为往流水线反方向走的人，按照管理学上的叫法，这叫产品误差率。本来这座“工厂”生产的東西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结果蹦出个很有特点的“残次品”，误差就产生在这了。

三年大学终于熬到毕业这天。张迷笛的同学们都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奔波，其中很大一部分同学都想进入工作稳定的公务员行列，为争取进入国家机关的机会积极备考。张迷笛根本不复习，那些“邪门歪道”的考题，让他瞅一眼都会晕倒，听一声都会呕吐，所以他根本就懒得报考。他认为自己就是传说中的“毕业即失业”。可就是这么个没边际的人，后来竟然进入了国家机关，成为了在体制内徘徊的人。

这天，张迷笛身穿穿鲜亮的呢子布西服，手里拿着装有简历的袋子，里面装着有关于自己的型号、规格及使用说明和那张“合格证书”，走进了学

校设置的招聘大厅。这里人来人往，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如买卖东西般，相互讨价还价，好不热闹。用人单位的眼光贼得发亮，对于这些毕业生检查得极其苛刻，大有攥着钱在手里我是上帝的心理，挑肥拣瘦，像老妇女逛大街一样叫嚣着嫌东西不好，同时又希望能花更少的钱买个便宜。而大学毕业生们也极力展示自己的各项能力，把各种“功能证书”往桌子上一摆，等待检阅，但可惜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了，没有任何新意，用人单位看过后都龇牙咧嘴。

张迷笛被吸引到一个面试处，不是因为这家公司多么有实力，也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与自己的专业对口，而是被坐在那里的面试官——一位穿着十分端庄的制服美女吸引过去的。张迷笛可是个典型的制服控，两眼直勾勾目不转睛地走了过去。吧嗒，他把档案袋往桌子上一放，吓得人家制服美女一个跟跄。

“这里是面试处吗？”张迷笛问道。

“是的。”制服美女很惊讶，“我能看看你的简历吗？”

“好的。”

“你能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吗？”

只见张迷笛深吸一口气，鼓足了劲，嘴像大喇叭一样，将声音和唾沫星子一同喷了出去。“我叫张迷笛！身高一米七八！体重八十五公斤！性格开朗，爱好运动和看书，大专学历，不抽烟但喝酒，无房无车！与父母同住，未婚……”

只见那女子再次被吓了一大跳，眼睛直直地盯着张迷笛，同时用手擦了擦溅在脸上的唾沫，愣了少许说道：“你把简历放这吧。”

“哎，那什么时候录用呢？”

“回头联系你，下一个！”

回头联系你，多好的借口，张迷笛吃了闭门羹，只好灰溜溜地拍屁股走人。他随后又面试了几家，人家给的答复不是回头再联系，就是可否试用半年。他哪里受得了这种近似于屈辱的贱卖，撕掉身上的“包装袋”，踢飞那个“说明书”，去了健身房挥洒所谓的青春激情。此刻的他心中激荡着

一句不知从哪儿看到的名言：“自由引导人民！”干自己喜欢的事让别人说去吧！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志愿。

出了一身臭汗的张迷笛回到了宿舍，进屋就见到自己的舍友贾淳。

“Hi！Good boy！What are you doing？”贾淳一边玩游戏一边漫不经心地问张迷笛。

张迷笛看了一眼贾淳，扯着嗓门儿带着调侃的语气回应：“呦嗬！听这屁声不像本地的啊？！洋屁！嗯，香！能加分。”

“Shit！说正经的，招聘会怎么样啊！”

“同样的shit，very 同样的shit！”

“哈哈！不错！洋屁比我还能放！中美合资的！真是便前屁声三百响！屁后便便三百两啊！快速的！去厕所要吐要拉随意，别在宿舍，我刚擦完地！”

“你大爷！”张迷笛抛出一句经典的京骂。

“哈哈！”

骂完京骂的张迷笛立刻很失落：“咋办呢？招聘会上的公司都和咱的专业不对口，插销插不上啊？”

“自己出去找，别在学校招聘会上找，没好公司的，都是学校为创业率摆的局。”

“要不创业吧？”

听完这句话，贾淳很不屑：“你现在创业就是找死，不信你就试试。”

“为啥？”

只见贾淳竖起三个手指头：“第一，你没经验；第二，你没人脉；第三，就是你太二。”

“别招我烦好不好！”

“你看你就这水平还创业！”

“得、得、得，磨磨叽叽的像个娘儿们没有闯劲儿。”

“做事多动动脑子好不好，别老像个武夫。”

“我可不是武夫，我是姜维、赵子龙。”

“好，姜去吧，赵去吧。”

张迷笛就是嘴上硬，其实心里完全同意贾淳的看法。自己现在就是个小雏鸡，能干什么呢？于是两个不合格产品中的战斗机，开动马力苦思冥想，准备把自己投向社会这个大卖场。可是才学有限，次品就是有次品的局限性，张贾两人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出这第一步。

贾淳无奈地看着张迷笛：“咋办呢？”

“投简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可是现在投简历总是石沉大海。”

“你看你这人，总是光说不练假把势，不试试怎么知道？”

“那怎么投呢？”

“我想好了！采用二战美国空军最经典的战术！”

“啥？”

“高空战略轰炸机策略，广投简历。”

“大哥！实践证明那个玩意儿没准度！早被淘汰了。”

“吡！不试试怎么知道！”

于是乎两人开始从网上搜索公司，看着顺眼的就投，直投到自己食指发软、手肘发疼，几百封简历就顺着IE浏览器搭载着这两个人的梦想被投放到了世界各地，随后就是静等击中目标的音信。

为了打好打胜这场恶战，张迷笛买回了一大兜子的方便面，往桌子上一搁，又提了一大兜子水，往床下一放，大有拼到最后的架势。

贾淳看见后不解地问道：“我瞅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论持久战！”

“论，论多久啊？”

“俩星期吧！”

第一天，方便面吃得挺好，水喝着还挺解渴；第二天，方便面有点儿噎嗓子，水有点儿咸了；第三天，方便面吃起来就像用过的地沟油，水喝起来感觉像臭水沟里的洗碗水。明显贾淳有些耗不住了，急得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时候手机响了，他兴奋地拿起了手机。结果对方是招销售的，

根本不对他的胃口。贾淳扔了手机，指着张迷笛的鼻子就骂：“历史经验告诉我，你的高空战略轰炸机策略失败了！投了两百多份简历，炸了快一个星期了！正中目标的只有一份，而且还是虾米的工作！”

张迷笛也很无奈地抓耳挠腮，他那坚如磐石的自信心开始出现了细微的裂纹。

“不对啊！”

“有什么不对的？！”

“我写的简历格式都正确啊！”

“小赤佬！这不是格式对不对的问题！”

“哎！别急别急，着急有何用，大事不着急，着急不成事！等我打完这两关。”

“你就不着急？天天还打游戏？四年都没让你玩够？”

张迷笛伸着懒腰说道：“哎，这人要是能天天玩游戏该多好！”

“游戏呆子！宅男！蠢货！有本事你跟那些公司放屁去，你看他们闻不闻！”贾淳忍不住心中的不爽和懊恼，大叫着。

张迷笛这才惊讶地看着贾淳，本要回嘴，但理智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他知道贾淳心里不是滋味，说道：“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不‘尿’你！”

“睡觉！”贾淳自暴自弃地往他那狗窝里一扎，希望睡觉能缓解自己的压力和找不到工作的惶恐心理。

张迷笛还在专心致志地玩着游戏，他在用这种方法消磨内心的不安与无奈。其实他比贾淳还着急，投出去那么多简历结果没有一家公司找上来，他感觉自己貌似已经被社会抛弃了，没“出厂”就已经过时了。

这时，张迷笛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眼提示，心想“奴隶主”又来电话了。

“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天天在忙什么呀？”“奴隶主”在手机那头咆哮。

“找工作！还能干什么？！”张迷笛大喊道，“不回！找不到工作就不回去，我要向你证明我不是废物！”他叛逆的特性表露出来，继续大喊着：“不回，不回，就不回！挂了！”说着他按下了手机右上角的红色按钮。

“你爹来的电话？”贾淳被吵醒了。

“是！‘奴隶主’的电话！”

“别这样，多不好啊，不孝啊。”

“他就是把我当他的奴隶！从小就鞭挞我，控制我！”

“呃！还萝莉控呢？别恶心我了。父母只是关心你，怕你受伤，不想让你走弯路。”

张迷笛听完扑哧一笑：“哦，那么学者，请告诉我你给家里打电话扔键盘是什么概念。”

“扔键盘那是时尚，叫加快物体磨损速度，没过保修期就可以退换！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哈！我算知道什么叫矫情了，就是找借口让你听起来不是借口而像一次科普知识普及。”

“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你好好考虑下吧！别和父母老干仗。”贾淳说完继续睡觉。

现在宿舍终于安静下来了。焦急的张迷笛又开始玩起了游戏，希望以此扑灭内心的焦虑之火。思考着自己现在的处境，身边的弟兄们有的去“大M”和“肯大爷”那里打短工，有的去风吹日晒了，有的去给人家搓背了。他不愿做这些工作，感觉二十年风风雨雨的学生生涯不能就这么收场。虽然某些人大代表大放厥词说大学生掏粪也无妨，但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在放屁，是不站在历经十多年苦读的大学生的角度上放的，而且很臭，把大学生们熏得无地自容。但是现实摆在那里，张迷笛更加着急了，玩游戏都心不在焉了。自己在北京没有基业怎么办？社会现实告诉他，这年头就算是好的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都不太容易，更别说自己了。

“Fuck！这关又没过去！”张迷笛抱怨着。

“天之骄子”在京城

张迷笛在贾淳左哄右劝的攻势下，内心的叛逆壁垒有些动摇了，于是决定回家看看，而贾淳则继续留守，寻找工作。

贾淳像一个老人一样叮嘱张迷笛道：“回家别太跟父母较劲！”

“劲还是要较的，这样翅膀才能硬。”

“你这不忠不孝的家伙。”

“边儿去！”

叛逆之子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他望着车窗外疾驰而过的景色，深深地感觉到这几年北京的郊区变化之大：当年坐四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学校，如今也就吃顿席的工夫；以前几乎是一半站车一半长征才能回趟家，而今天还没把海绵车座坐出屁股印来就到家了。这个刚刚迈出“厂门”的书生兴奋不已，一直扭头向车窗外看，直到脖子部位的肌肉开始抗议。

“啊！闪了脖子了！啊！”

张迷笛回到了家乡京西奉先区，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去找他的两个“磁铁”。磁铁的特性是同性排斥异性相吸，这三个人在一起很好地展现了磁铁的特性。三人性格迥异却关系极好，都喜欢玩电子游戏，都喜欢玩数码，都喜欢电子乐，可以说和电子产品有关的都是三人的饭后床前话。当然，和张迷笛一样，他们都是不合格“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三个人经常自嘲是“三个电子垃圾顶个 iPad”。

第一个被吸过来的电子垃圾是景天。景天是集北京土著、八〇后及“愤青”三大天赐特性于一身的人物。他总是自命不凡，自称是家住上海操着京西土话在北京上班的奉先人。张迷笛其实很瞧不惯他，总觉得他体态中胖后腰肥硕是胡吃海塞的结果，小腿肥壮且走路脚拖地是懒的象征，黄金牙板的嘴巴唧唧喳喳是奸在闪现，黑色眼镜框下的金鱼眼是滑的表露，就像明清时期的师爷，拍马屁是专业，撒谎是特长。但毕竟是多年的哥们儿了，也就凑合着看吧。景天见到张迷笛一点儿也不惊讶，貌似早就预料到他会毕业找不到工作这么一天，也早就预料到张迷笛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他。他双手插兜歪脖看着张迷笛，操着北京“口音”道：“呦！你丫回来了？”

“是的。”

“毕业了呗？”

“是的。”

“没找着工作呢呗？”

“是的。”

“让你家里人帮你丫找啊！”

“是的。哦，不是！”张迷笛连忙摆手，“我不想靠家里，我要靠自己的本事。”

“我强顶！”景天竖起大拇指。

“我想自己奋斗。”

“有志气！”景天鼓掌喊道。

“人活着得有尊严！”

“在下佩服！”景天抱拳送上。

“真的！我是说真的！”

“我也是说真的！”景天一脸奸相道。

“俩二货！”这时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声音，带着一点点的蔑视和少许亲切（京人朋友之间打招呼爱带粗口）。两人回头看去，一个一米八多的“广告牌子”立在那儿。此人是第三个电子垃圾孟军，干些四处立广告牌子的小活儿，所以油嘴的景天经常叫他“广告牌子”。景天跑去拥抱他：“呦！军哥！”

“愣货！”

景天扯着自己从批发市场买的假阿迪说道：“我这阿迪达斯的帽衫如何？”

“土鳖！”

“你怎么骂人呢？素质真低！”

“装蛋！”

“别骂了，哥儿几个去吃腰子吧！”张迷笛没趣地说。

“哈哈！吃串了！好好幸福啊！军哥请客，yeah！”景天双手摆出“V”字状。

“二！”孟军粗口连发。

孟军也是典型的京混子，说是大专毕业，其实也就是九年义务教育的

水平，其言谈举止肯定会被列为反三俗大锤打倒的对象，经常爆粗口，被张迷笛称为习惯性粗口综合征患者。穿着配饰倒是蛮符合都市男青年的，脚踩对钩黑板鞋，腰系破洞烂牛仔，披挂漆皮夹克上衣，人称潮男。其实就是长相不好用汉语来形容，确切地说是不好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以至于让张迷笛心生感叹：原来上帝那个“工厂”也有产品误差率，而这个误差几率碰巧被孟军撞上了。

三人在北京特色肉串摊开吃了。北京的肉串摊据京史考古专家考证，是从新疆某地传播至此，并经过本地化的改造而成，具有北京烤鸭外焦里嫩的特质，同时又有着新疆肉串的清香。张迷笛认为这些都是扯淡，在他看来，北京肉串摊最大的特色用三句话来概括是最精辟的：“袒胸露乳吃大串，粗口酒瓶满天蹿，国家大事椅边撰。”

“听说了吗？油又涨了！”袒胸露乳男甲说道。

“奶奶的！关我蛋蛋！”袒胸露乳男乙一脸打酱油的神情。

“喝了！你不给哥面子是不？”啤酒男甲骂道。

“大哥！弟弟我真多了！”啤酒男乙一脸哀求的神情。

肉串摊一片市井繁荣，毫不理会城管和警察的威胁。人们吃东西的劲头总比工作的劲头强，嘴动得总是比手脚勤，消耗的总比贡献的多。

景天见状直撇嘴：“咱换地儿吧，这太乱了。”

“就你事儿多！”孟军骂道。

“你今天吃了死猪肉了？嘴这么臭！”

张迷笛就像这两个对家之间的天平，随时起到调解劝和的作用，而且玩得还很专业，要不然性格迥异的仨人早就散伙了。

“成了成了！就这儿吃吧！”

孟军看了一眼张迷笛，略带着结巴问：“那个什么，你……你毕业了是吧？”

“是的，毕业就失业。”

“托托关系啊！找个好地方！二货！”

张迷笛听完很是诧异：“你怎么也这么说？”

“现在大家都这么干，这，这叫社会规则。”景天很有自信地摆弄他的头发，“对了，我宣布我找到工作了！”

“干啥？”

“嘿嘿，我和李素丽签的是一个合同！”

“草！卖票的！”孟军说话总是很粗糙。

“你大爷！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啊！”

“瞅老子了吗？”孟军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胸脯，“广告不干了！”

“嘛去了？”张迷笛很好奇。

“我进入国家公务员的行列了，哈哈！”

张迷笛听到这个十分惊讶。这公务员不都得考吗？怎么孟军如此粗俗的人也能进入这个行列？

景天听完立刻开动他的贱样：“厉害啊！军哥！”

“去滚蛋！别跟这儿拍马屁！”

“你们就不想干点儿啥？比如开公司？”张迷笛问了一句。

“拉倒吧！”俩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景天一边吃着串，一边摆弄着自己的头发：“哪有资源啊！人家家里有资源的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开公司了，咱们玩晚了。”

“也没钱啊！”孟军也加入了愤慨的行列。

“咱得现实些，目前的局势是能不能找到工作啊。”孟军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先有饭吃再谈理想是我的座右铭！”

“要是在美国我就创业，国内环境不好啊！哎！”景天边抱怨着，边咀嚼着嘴里的肉串。

张迷笛哑口无言，觉得这几年人都变了，同学、朋友、家人都这么低俗，一点儿“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想法都没有，都在劝他放弃理想，都在跟他的奋斗目标作对，连他的两个“磁铁”也来剥削他的梦想之心。张迷笛越想越难受，从来不怎么喝酒的他连拍三瓶“普京”（普通燕京啤酒）：“我告儿你们，别瞧不起老子！”

“成了！别抱怨了，社会就这德行。”孟军说着。